



李 准

# 黄河东流去

下

北京出版社



44.522  
263  
17  
03

# 黄河东流去

北京出版社

**黄河东流去**

Huanghe Dongluqu

下 集

李 淮

\*

北京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4.125印张 313,000字

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0,800

书号：10071·557 定价：2.20元

## 目 次

第二十五章	古城墙下	335
第二十六章	卷蔬草	351
第二十七章	十八扯	367
第二十八章	泮河岸边	384
第二十九章	咸阳饭铺	398
第三十章	陈柱子的哲学	414
第三十一章	人往高处走	430
第三十二章	过 年	443
第三十三章	父女情	459
第三十四章	说书场	471
第三十五章	龙门之夜	488
第三十六章	蝗 虫	503
第三十七章	“女孩子也是孩子!”	518
第三十八章	桃花运	536
第三十九章	中将梦	545
第四十章	流浪汉	563
第四十一章	长松的一家	574
第四十二章	在死亡线上	588
第四十三章	寻妹记	599

第四十四章	荒 村	612
第四十五章	李桥战斗	625
第四十六章	窑洞里的笑声	639
第四十七章	七夕泪	656
第四十八章	雪 夜	675
第四十九章	荆棘路上	687
第五十章	西行记	699
第五十一章	月是故乡明	714
第五十二章	坝桥杨柳	732
第五十三章	还 乡	750
尾 声		772

#### 我想告诉读者一点什么？

——代后记	775
-------	-----

## 第二十五章 古城墙下

南山有鸟，北山张罗，  
鸟自高飞，罗岂奈何？

——古代民歌

雪梅自从在秦家遇到蓝五以后，她的心就象在一井死水里，突然投进一块石头，又掀起了汹涌的波浪。这些波浪虽然埋藏在地层深处，但却象火红的岩浆，重新燃烧起这个少妇对生命、对爱情和良知的追求。

她约定第二天和蓝五在中正门见面。由于失魂落魄，吃晚饭时，竟把一瓶白酒当作醋，倒在一盘鸡丝拌粉皮的冷菜里。徐妈包的烧麦本来只有杏核那么大，她用筷子往嘴里填时，却是那么艰难。她觉得喉咙好象忽然细了许多，每咽一口菜就象吞锯末一样难受。要不是她丈夫孙楚庭坐在对面，她早把碗推在一边了。女人是天生的演员，她不让自己脸上写出任何透露底蕴的文字，男人却是一个敏感的观众，在观察破绽方面，再笨的人也是天才。

孙楚庭今天食欲好象特别好，吃烧麦时候，他嚼得特别响，两颗包金的牙，在电灯光下闪闪发光。雪梅忽然感到那一排发亮的牙齿好象一架金属机械，它在咀嚼的不是食物，而是

她年轻的生命。

好容易等到上床睡觉以后，雪梅瞪着眼睛看着那在夜色中的天花板。她故意呼吸得很均匀，慢慢拣出脑子里中积存着很多记忆的一团乱麻。回忆也需要环境。在这一张狭窄的床上，她无法将那么多凌乱的思绪，整理得有条不紊。人的掌管记忆部分的大脑，却又是一个碰不得的闸门，一经触动，它便不绝如缕地重新涌现出来。唢呐的凄婉旋律，麦田地里略带甜味的泥土味道，香积寺嘈嘈的夜间急雨，蓝五两绺粘在额头上的长发……这些形象、声音、气味一齐向着她的耳、眼、鼻、口袭来。它们不但历历在目，而且比原来更加细腻而鲜明地展现出来。

她记得和蓝五最后一面是在卢氏县的监狱木栅栏前。那好象不是一座监狱，而是一条把门堵死了的走廊，上边钉了几根粗大木条。蓝五看到她时好象在笑又好象在哭，后来的表情她记不清了，因为眼泪模糊了她的视线。

“他们审问过你了没有？”雪梅急切地问。

“过了一堂了。他们说我是‘拐带’，拐骗良家妇女。”

“我要上堂说清楚，不是你‘拐带’我，是我‘拐带’你！”雪梅大声说着，她也不知道“拐带”是什么意思。

蓝五低下头沉默了好大一会说：“算了吧，雪梅，我们原来想的都太容易了。地上铺着条条大路，就是没有我们走的。你该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吧，能远走高飞就赶快远走高飞吧，我，你不要管了！……”蓝五说着掉下泪来。

“不！我要请人写状子和他们打官司辩理，难道说我一辈子就应当嫁给那个傻子？”

蓝五不说话了，只是默默地在流泪，他无法回答雪梅提出

的这个问题。

两天后，雪梅从县府前街一家小店被叫到警察局，也被看押起来了。据说是通知项城县她的婆婆家来“赎人”。两天后，她的公公刘书经，带着她姑家的表哥从项城县果然来了。最使雪梅难堪的是她见到她公公那一天。

她从看押的班房被叫出来，院子里站了很多人，她低着头走着。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是一双千层底布鞋。这双鞋子是她亲手做的，鞋底鞋帮上每一个针脚她都熟悉。她吃了一惊，猛抬起头一看，却是公公刘书经！大约是由于关在班房里的恐惧和孤单，加上他们总算在一个锅里吃了几年饭，见了公公，她忍不住下意识地叫了一声：“爹！”

刘书经把脸一板说：“你还有脸叫我！”

就在这时候，跟着来的那个表哥跳过来，在她脸上打了两个耳光。

一阵羞愧和愤怒使她麻木了，她眼里冒出了金星，她觉得她面前又张起了一面大网，一张遮天盖地无边无际的网……

县警察局长指着雪梅问刘书经：

“这是您家的人吧？”

“是的，长官，她跑出来已经一个多月了。”刘书经不住地点着头说。

“为您这个案子，我们局子里的兄弟，可没少费力啊！忙了几天几夜！”

刘书经忙说：“是的，是的，让老总们费心了。”

警察局长说：“人您可以领走，不过盘查这案子的费用你要拿出来。”

刘书经说：“是的，皇帝老子也不能白用人，这我清楚，”他



看了雪梅一眼，“咱们……到屋里说吧……”

刘书经到屋子里不知道和县警察局长咕咕了些什么，只见出来的时候，县警察局长的眼睛和嘴变成了三条横线。他说着：“不客气！不客气！”还拍了拍刘书经背上的灰尘。

她的那个表哥走到她跟前，故作威严地喊道：“走！”

“我不跟你们走！”雪梅大声喊着。

那个表哥挽着袖子又要来打耳光，刘书经走过来温存地说：“雪梅，回去，回咱家，回去不打你！你在这里算个啥名堂，跟我回去吧！”

刘书经劝着，雪梅眼中流出了泪，她开始挪动了脚步，她的眼中又出现了她屋子里那些箱子、柜子、盆架、镜架，还有那一张漆得发亮的顶子床。床围板上透花刻的那一只卧在松树下的小鹿，似乎又向她睁开了眼睛……

他们在大街上走着，这天正是县里逢双集日。卢氏县出产的山里红，一个山里红有核桃那么大，红里透紫，皮薄肉厚，街两旁摆的都是卖山里红的摊子，看去耀眼锃光，象鲜血染成一样。大约红的颜色给人有一种兴奋的感觉，雪梅感到又产生了勇气。就在这时候，她发现大街上丢着一只黑圆口旧布鞋！

她一下怔住了。这是蓝五前天被送到警察局时，挤掉的一只鞋！她顿时想起蓝五在监狱里赤着一只脚走路的样子，她又想起蓝五站在监狱木栏后的那张凄楚的脸，……她的心在怦怦地跳，她血管中的鲜血好象要迸射出来，她突然象一头野鹿一样，飞跑过去捡起地上那只鞋，撒开腿撞挤着人群向城外奔去……

待她清醒过来时，她又被绳子捆住了。

刘书经和他的外甥捺着雪梅使劲地往一辆架子车上缚，雪梅挣扎着，弹腾着，嘴里喊着：“我不走！我不跟你们走！……救人啊！救人啊！……”

赶集的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，没有一个人过来劝解，他们在旁边议论着：

“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，任人家骑来任人家打’！你有什么办法。”一个老头叹息着说。

“他们把这女人带不走！男‘拐带’还在监狱里。”一个客店掌柜见惯不惊地说着。

“怎么不打呀！十个耳光就把她的杨花水性打过来了！”一个大脑袋的屠户说。

“打过了。”又有人说。

……

雪梅仍在嚎叫着，挣扎着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孙楚庭从西头走过来了。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穿着一身米黄色杭纺裤褂，手里拿着一支紫竹镶玉笛子，头上还戴着一顶全县仅见的一顶银灰色博士帽。

卢氏县的各商号都认识这个四十多岁阔绰的陕西人，他是国民党交通部潼关段缉私处长，来卢氏县已经半年。

他听到一个女人在呼叫，继而看到一头散乱的长发和一个修长苗条的身躯。他分开众人走进人群，挡住刘书经问：

“您怎么这么野蛮！光天化日之下，把一个人往车上捆。”

刘书经说：“她是我的儿媳妇！她是跟人私奔出来的！”

“你也不能这样来捆她呀！她为什么私奔，和你儿子打架了？”

“他儿子是个傻子！”雪梅大声哭喊着说。孙楚庭看了雪梅

一眼，对刘书经说：“啊，要是这样，你更不能把她绑走！”

经孙楚庭这么一拦，看热闹的人都说起话来了，有的说：“老先生，算了吧，你把她的人绑回去，你把她的心绑不回去，她的心已经变了，她是个活人，你能整年捆住她？”也有的说：“捆绑不能作夫妻，你儿子要真的不傻不呆，你可以再娶一个。”

还有的附在他的耳朵上说：“老先生，你眼头活一点；这个陕西人是个大官，连县长都得巴结他！”

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劝着，刘书经也没了主意，他拍着胸膛大声喊着说：“我花的是钱哪！为娶她我花了八十块现洋，四大石小麦！……”雪梅挣着绳子喊着说：

“我还你！我这一辈子就是当牛当马也要还你这笔账！我到你家时才十七岁，我那时不懂事！……”她说着又抽泣起来。

孙楚庭拉着刘书经说：“你不就是为这八十块钱嘛？”刘书经说：“是啊，还有四石小麦，我不能人财两空啊！”

“我替她赎了！”孙楚庭说着，围看的人群中响起一片啧啧声。

雪梅这时才看清这个戴着金丝腿眼镜的人，吃惊和感激的心情驱使她向孙楚庭跪下来，她觉得她得救了，她从看过的戏曲和鼓书中，常常听到人到难处，往往会遇见“贵人”搭救，她大约也是遇到“贵人”了，不过这个人又不大象戏上那些“贵人”，他为什么老看自己……

孙楚庭在一个饭店里和刘书经办完了人契手续，刘书经解着雪梅身上的绳子对她说：

“我走了，从今以后，你再别提我刘家的一个字！”

“……”雪梅咬着牙没有吭声。不管怎么说，身上的绳子总

算解开了，至于前途，是江是海也只好以后再说了。

## 二

早上，孙楚庭坐上包车到南院门去上班后，雪梅赶快打开箱子换衣服，她要去车站附近那些难民窝棚。她没有敢穿旗袍，也没有穿高跟皮鞋。她换了一身当时流行的海昌蓝布做的学生制服，她对着镜子淡淡地擦了点胭脂，却没有敢抹口红。

她对徐妈说：“我到王太太家去，有点事。”说着在箱子里抓了一叠钞票塞在口袋里，一路小跑着出了大门。

在延秋门胡同口叫了一辆黄包车，跳上车后，她看了看表，刚八点十分。

西安的初秋是爽朗的，湛蓝的天空象扫帚扫过一样，没有一丝云彩，从西边黄土高原上刮来的风，已经发出飒飒的声音，它悄悄染着路旁杨树的叶子，桐树的叶子。柳树依然浓绿成荫，千条万条低垂着，摆动着，好象在显示着她倔强的生命。

在抗日战争中，西安象雪梅自己一样，几乎每天都在赶着时髦，改换着服装、发型。街上的小汽车多起来了，夜里的霓虹灯把钟楼四周映照得五彩缤纷。服装店橱窗里第一次出现了穿着西服梳着飞机头的模特，冷饮店在门前挂的“冰”字旗上加上了英文。

靠近城墙的街道上开始出现了工厂，有摇鼓风机的铁工厂，有木机改装的毛毯厂，大部分是制造军需产品，也有为这个人口骤增的城市服务的，最有代表性的是轧面条机和弹棉花机。

西安又象一个顽固的乡下老人，高大的青砖城墙，巍峨的

钟楼、鼓楼和城楼，这是它结构的主体，不管在它身上换上什么胸章、领带，它还是一座中国古城。

雪梅来这里已经三年多了。自从在灵宝县金城旅馆那一个使她惊惧的夜晚之后，她成了孙楚庭的姨太太。抗日战争后，他们搬来西安，城市的纸醉金迷生活，使她逐渐麻木起来，她学会了打麻将牌，学会到大菜馆里点菜。每逢她从开元寺经过，看到霓虹灯下站着的那些涂着口红的妓女时，她暗自感到优越。在端履门入市上，看到那些头上插着草标，被出卖的那些逃荒难民姑娘时，她又感觉到庆幸。每逢在这种心情时，她对孙楚庭是温柔的、体贴的，她让他恣意地享受着自己的青春，同时也打捞着她自己的青春。但是有时候她又是惆怅的，她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自身的重量，象一丝幽魂，又象别人一个影子，从刘家那个鸟笼子飞出来以后，她并没有在天空自由飞翔，而是被装进另一个笼子！尽管这个笼子要比那个笼子华丽得多，但笼子还是笼子！

尽管现在是锦衣玉食，她对和蓝五共同出奔的那两个多月生活，仍然无限怀念，不管再接触多少男人，她总觉得她的身躯，她的灵魂是属于蓝五的，她虽然和蓝五在一块生活过两个多月，但她感觉上那一段却是一辈子。感情的火种只要没有变成灰烬，哪怕只剩一点火星，它仍然要燃起熊熊大火。

黄包车到了中正门，她下了车付了钱，四下张望起来。她后悔没有和蓝五讲清楚在什么地方等，她又想到自己这一身打扮，说不定蓝五会把她当成个男的。

她忽然意识到自己脸上还带了个口罩。她刚去掉口罩时，从城门洞旁跑过来个人紧紧地把自己的胳膊抓住。

她扭头一看是蓝五，忙问：“有地方没有？”

“你真的来了！”蓝五感动得要哭。

“先别说！……”

### 三

徐秋斋没有见过雪梅，不过他听蓝五讲过她的事。这两天他看到蓝五又兴奋又沮丧和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他心里暗暗捏着一把汗。老头儿凭着他的经验阅历，知道“奸近杀、赌近盗”。大凡男女私情，争风夺艳，弄不好就要出人命！至于爱赌博的人，十有七八最后沦为溜门撬锁，割包偷钱的盗贼。

昨天夜里，他曾经劝过蓝五说：

“算了吧，能死了这条心就死了吧！她在十八层天上，咱在十八层地下。你沾惹不起！再说，真情真义的女子天下能有几个？大多象贪嘴的猫儿。”

“雪梅可不是那种女人！”蓝五分辩着说。

“人会变啊！”

“她不会变。”蓝五执拗地说。

“你怎么知道她不会变心？”

“我没有变，她就不会变。……”

徐秋斋再往下说，蓝五不回答了。他象泥胎似地坐在那里，瞪着那双血红眼睛，徐秋斋说什么话，他根本没有听见。

徐秋斋看到他这个样子，又可怜起来他了。他知道人的感情的热度，“色胆大似天”，人在这种热烈感情驱使下，可以投海，可以跳崖，可以放火，可以长街杀人！蓝五是个痴心汉子，这些年来，虽然是个孤身独条子，在赤杨岗村里住了几年，没有任何闲话。来到西安大城市后，也是庄重处世，向来没有到不正当的地方去过。

夜里，蓝五痛苦地呻吟起来了。徐秋斋人老瞌睡少，听得清清楚楚。老头子虽然是个读“四书”“五经”出身的孔门弟子，这时也动了恻隐之心。他想到蓝五这些年闷声不响，心里总好象包着一包东西，眉宇间总有一种苦楚的表情。现在他明白了。可是这事情太危险了！蓝五这时又说起梦话来。徐秋斋又想到蒲松龄的《聊斋》上写了那么多貌美情重的狐狸仙，如果现在能有个狐狸仙变成雪梅来安慰安慰蓝五也好。唉！人活在世上，罪孽太深重了。……

早上，徐秋斋收拾纸墨笔砚，准备到邮局门口，摆开桌子给老乡们代写书信，蓝五兴奋地红着脸回来了。徐秋斋忙问：

“怎么，她没有来？”

“不，就在门外，”他说着向门外喊着：“进来吧！徐大叔起来了。”

雪梅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快步进到了窝棚里，当她看到屋里这个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时，脸上突然飞起了一阵红晕，连耳朵唇和雪白的脖子也变成了绯红颜色。

她低着头轻声说着：“徐大叔，您好！”

“好！好！”徐秋斋连忙答着，就在这一刹那间，徐秋斋感到这个破旧的窝棚，四周壁上忽然产生了一种异样的光辉，好象进来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喷薄着霞光的朝阳。

囿于“非礼勿视”的读书人规矩，徐秋斋只向雪梅瞥了一眼。可是就在这一瞥中，老头子已经看清楚了。这是一个身材苗条的少妇，象杏花颜色的脸上，长着一双顾盼流动的星眼，有点象男人的高鼻梁，显出一股英俊神气，嘴巴略有点宽，但配在这张圆脸上恰到好处而且更显得大方。

“怪不得，……”徐秋斋心里想着：“巧笑倩兮，眉目盼兮”，

过去只在书上读过，原来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！

徐秋斋是个知趣的人，他说：“你们说话，我今天得去南关看个乡亲。”

雪梅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大叔，你就坐着吧，咱们都是乡亲，一块说话吧，不妨事。”

徐秋斋说：“不！我们约好的，他在等着我。”说着走出门去，又回头把门关好。他走了几步，寻思着：这一个窝棚，墙象纸糊的一样，一无里间，二无后门，万一有什么人闯进来，岂不吓坏了这两个苦命的年轻人！“今天不去邮局摆摊子了！”他绕过门口，在路旁一棵大榆树下坐下，眼睛瞧着自家门儿，替他们“放着哨”，任一片片黄叶向自己身上飘落。

#### 四

徐秋斋走后，雪梅伏在门缝上看他渐渐走远，心中有些疚意地说：

“这老头儿挺有意思！”

“……”

她又下意识地用手指头摸着铁门铰儿说：“你们这个门全是缝！”她捏了捏门铰儿又放下来。她不敢往门扣上扣。

雪梅说了两句话蓝五没有回答，雪梅还只当他在收拾东西没有听见，她回过头来，却见蓝五直挺挺地在席子上坐着，两只眼睛痴痴呆呆地看着她在傻笑！

雪梅觉得有些不对，她含嗔地逗他说：

“你把我忘干净了吧？”

“……”蓝五没有回答，还在看着她傻笑。

雪梅又深情地看着他说：



“总算看到你了！看到我的亲男人了！”

“……”蓝五仍然没有回答，脸仍在傻笑。眼中却潮湿了。

雪梅这时才发现他眼睛发直，傻过去了。她大吃一惊，急忙跑过去跪在蓝五的面前，用两手抱住他的头摇晃着喊：

“蓝五哥，你怎么了？你……蓝五哥，我是雪梅！你怎么了？……”

两颗大的泪珠从蓝五眼中滚出来，他浑身激烈地抽动着，忽然“哇”地一声哭起来。他咳嗽着，抽噎着，好象要把这些年咽在肚子上的泪水，一下子倾倒出来。

雪梅还没有见过蓝五这样难受地哭过，她自己心里象刀子割一样地痛，也不顾蓝五脸上的眼泪鼻涕，她一把把他的头紧紧搂在自己的胸脯上，在他的头发上擦着自己的眼泪！

眼泪是一剂清醒剂，它会调整人们的感情。如果人类没有眼泪，恐怕要有一些人变成白痴。眼泪又是疏导感情的渠道，它可以把积郁、痛楚、悲伤，顺着一条条小溪流排遣出去，使人感到轻舒，感到徐缓，感到宣泄后的宁静，感到激动后的平缓。眼泪也是一种语言，这种语言有它自身的节奏和旋律，有它自己的音符和形象。“执手相看泪眼、竟无语凝噎”是一种语言；“酒入诗肠，化作相思泪”又是一种语言；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是壮怀激越的语言；“泪飞顿作倾盆雨”，则是浩瀚苍茫的歌声。

蓝五哭了一阵之后，收住了泪，低着头长吁短叹，默默不语。雪梅说：

“蓝五哥，你打我两巴掌吧，或者咬我两口！”蓝五摇摇头，却还是不作声。

雪梅替他擦着脸上的眼泪说着：“在卢氏县我整整等了你一